

都市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叶子被小玉雇请的人绑架了

叶子伸出食指向我勾了勾，我把头凑了过去，她轻轻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。一万块钱算什么？如此倾城一吻，何止百个一万？我向叶子举起了杯：“叶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有，我想……”结果小玉这时候来电话了。

叶子放下电话后说：“没事了，亲爱的，不用担心了。小玉她回了东北，反正过两天过春节了嘛，等过完节她才回来。她说给我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，等过了节会补给我，她还记得我生日哦……”哦，还有啊，我听不出来她有怪你的意思。”

那天晚上的PARTY很热闹，除了隆重出席的小云、雪儿、青青和忆婷，KTV里满是女孩子。第二天叶子说她回家过春节。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坐立不安的春节了，我终于明白了那个词——度日如年。叶子在大年初九回到了北京。当天晚上，我所有的思念在橘红色的朦胧灯光下喷涌，就算用我的整个世界来换取跟叶子那一夜的温情，我也会毫不犹豫。叶子回来的第二天下午接到雪儿的电话，雪儿说：“叶子你来我们家吃饭吧，把海涛哥哥也带上。”

青青介绍雪儿认识的耿直。雪儿在过完18岁生日之后，家人也就进一步地确认了她跟耿直的恋爱关系。而雪儿也在这年的春节决定放弃“钻石人间”看似洒脱却内心难言的生活，善待人生。

吃饭时耿直就随口问起我的情况，听完以后沉默片刻，说：“我认识云海公司的王总，我明天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去试试吧。”第二天下午我接到耿直的电话，他让我明天早上9点带上学历证明和简历去一趟云海公司。面试出奇的顺利，人事部当时就通知我让我下星期一到销售部上班。

半夜12点，叶子打来了电话说感冒加重，嗓子也疼，要是今天晚上不吃药怕明天会发烧，但太晚了不知去哪儿买药，问我能不能买了给她送到家里去。我拿了药过去，奇怪的是今天叶子这个单元从1楼开始灯就没亮。到了3楼，继续往上。忽听见楼上有什么动静，有点嘈杂，还有说话的声音，但窗外的风声太大，听不清楚说什么，好像还有……好像是……叶子的声音！5楼！脑子里立刻闪过些不好的画面，不太对头！

结果听见叶子带着哭腔说：“大哥，别伤害我，我在找啊……钱你们可以都拿走……”叶子被绑架了！我在楼梯上停留了20秒，悄

悄下了楼。我清楚地记得出了小区大门一拐弯就是一个派出所。

我们闯进去时屋里的灯全开着，叶子被绑在客厅里的椅子上，一听到动静，卧室里那个先出来了，见到这么多人一愣，就张了嘴要叫另一个，刚喊了句“哥”，我就一个箭步扑上去，与此同时，一个警察也扑了上去。另一个歹徒一踏出厨房，也先是一愣，然后就退回去，还没等拿起桌子上的菜刀就被另外两个警察给制伏了。三下五除二的事儿，非常干净利落。我赶快去松开叶子。

警车开到了楼底下，我们跟着警车一块到了派出所。我和叶子是分开发录的口供。警察也问了关于叶子职业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合适，干脆就说不知道，其他的如实禀报。我说：“警察……同志，我朋友能走了吗？”“走？走不了，你也别等了，她是三陪，都已经说了，这个我们必须处理。”

我一夜没合眼，天一亮就给张博打电话，这孙子到10点才开机。我隐约记得他姐夫是某某分局的一个什么长之类的。我在电话里一再地说：“花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人能保出来。”“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回头跟他说说看行不行。”“谢谢，那跟咱姐夫说傍晚6点顺峰见？”

在顺峰海鲜包间里，张博的姐夫告诉我，这一次的事是小玉叫人干的。小玉在来北京之前在她的家乡一直是个小太妹，年纪小小就辍学在社会上跟着一帮不务正业的男人游荡。年前她回了老家，找了一个在社会上混的老乡，给了他8000块钱，让他去刮花叶子的脸，而且告诉他叶子家里一定有很多现金和值钱的首饰，这些东西也全归他。

小玉在当天凌晨被抓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她打死也没想到百密一疏，事情会是这样。“齐玉琼抓进去以后开始还挺硬，后来知道也扛不过去了，就都撂了。女的就是女的，比男的好审多了。案子很快就结了。”“她说为什么了吗？”TMD，那个臭婊子真遭人恨，要是再见到她我非宰了她不可！“还能为什么？俩三陪小姐，抢男人呗。但具体是什么男人，卷宗上没有，不过这不是重要问题。”“那叶……叶玲珑能保出来吗？”



刑事侦探

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胡伟因贪污受贿、包养情妇被“双规”，一时间，社会舆论哗然。在办案过程中，反贪局长遇害，黎子剑也遭到诬陷。危难当头，黎子剑坚持正义，不畏权势，誓将反贪行动进行到底，最终揪出了一个隐藏在社会肌体里的蛀虫。

黎子剑轻轻敲响了严书记的门

声音是严书记发出的。黎子剑还没有见过严书记发这么大的火。严书记叫严正，今年五十六岁，出生在豫东的一个农村，性格看似温和，但时有暴躁，这也许跟他十六年的军旅生涯有关。

严书记的门开了，市政局局长贾亮友匆匆走了出来，脸色通红，神色紧张，额头上生出了很多汗珠，见到黎子剑，他苦笑着点了点头，匆匆离开了。

黎子剑轻轻敲了几下门，严书记的秘书小方走了出来：“哦，是黎检，请进，严书记在等你呢。”严书记的办公室很大，大得超过黎子剑的两倍，宽大的办公桌上立着一面国旗，后面是一排书柜，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。书柜一侧挂着他跟中央领导的合影，这是前年中央领导视察东都时留下的。

黎子剑进来的时候，严书记还是满脸的怒气。见到黎子剑，他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，“哦，子剑，你来啦，请坐。”

接过严书记递来的一支烟，黎子剑坐在了严书记的对面。“子剑同志，最近，市里发生的事情比较多，今天找你来，主要是就胡伟的案子听听你的想法。”严书记说着，点上了一支烟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

果然如此。该怎么说呢？书记到底是什么想法呢？自己的想法会和书记的吻合吗？黎子剑的心里有些紧张，这种紧张让他多了几分谨慎。政治有时就是这样，作为领导，在很多时候，说话就是政治。该说的时候不说，或者不该说的时候乱说，或者说的时候不与领导保持一致，都是不讲政治的表现。

“严书记，作为东都市检察院的一把手，基层干部出了问题，我首先向你检讨并承担全部责任。至于下一步，请您指示，我会一切都按照市委的要求去做。”黎子剑的回答很有技巧。政治有时候必须讲技巧。说完，黎子剑紧紧盯着严书记的脸，他想从中发现严书记的表情，并从这种表情中决定自己的思路和下一步的行动。

点上第二支烟，严书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这么多年，严书记的烟瘾一直很大。

“检察院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现在社会上的议论很多，不仅使检察院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，也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影响。市委的态度很明确：第一，对胡伟要按照法律规定，依法严惩，决不含糊，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扰办案。现在市纪委不是已经把

案件移交到你们检察院了吗？你们要一查到底，然后依法提起公诉，如果有人干扰，你就直接向我汇报。第二，尽管胡伟出现了问题，但这是在你当检察长之前。不过，这也说明检察院内部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。检察院不能光查别人，更要管好自己。现在社会上不是有这种议论吗？检察院查别人，谁来查检察院？所以你们要以这个事件为契机，来一次思想作风大整顿，这种整顿决不能走过场，要让每个干警从思想深处检查自己，是不是做到了廉洁奉公、执法为民？是不是做到了秉公执法？要通过整顿挽回因为胡伟所造成的恶劣影响，整顿要触及灵魂。第三，就是你们也不要太大的压力。通过胡伟的案件，如果能把检察院内部的毒素挖出来，更能说明我们东都市检察院的坚强、决心和力量，这是讲政治最具体的表现。”

黎子剑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着。“我知道，你最近经受的压力很大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有一条，市委对你还是信任的，希望你放心大胆地去开展工作，经受住一切考验。”“我说完了，想听听我们的检察长有何高见呢。”严书记轻松的一句话，稀释了刚才还很凝重的空气。黎子剑知道，是他表态的时候了。不过，有了严书记的这番话，他也知道该怎么说了。“书记，有了您的明确指示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请您放心，也请市委放心，我不会让市委失望的。”在很多时候，黎子剑的表态都很艺术，他不想把事情说得太清楚，也不想说得不清楚。“书记，您看还有什么指示？”“没有了。”“如果没有别的指示，我就先走了。”“好。”“等一下！”黎子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，严书记叫住了他，“对了，还有一点，你给法院院长说一下，等你们侦查终结，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时候，让法院院长把开庭时间向我汇报一下。到时候，全市政法干警和所有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参加旁听。现在的有些干部啊，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“知道了。”

走出严书记的办公室，黎子剑的步伐轻松了许多。他原以为，严书记不会这么明确地对案件作出指示，这是他最担心的。如果那样，他查也不是，不查也不是。

谁知道这年头，谁和谁连着筋呢？有时候，正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情，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了。

